

# 梁汉明与庐山抗战纪念碑

□ 刘为珍

在庐山小天池，自莲花洞好汉坡通往牯岭街路口，矗立着一座塔状建筑，中间竖列“庐山抗战纪念碑”七个遒劲大字，在苍松翠柏簇拥之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。距纪念碑不远处，立有一方褐底白字标牌，记载了《庐山抗战纪念碑修建始末》。据碑文所述：此碑修竣于2007年9月，“是年为‘七七事变’为纪念庐山独特的抗战经历，不忘国耻，激励后人，庐山管理局决定在小天池国民革命军‘陆军第九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’原址，按原形制修建为‘庐山抗战纪念碑’”。又述：“碑高9.9米，其中碑座高1.938米，占地面积119.38平方米。碑名由百岁老将军吕正操题文，碑文由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国强先生撰文”。据了解，从纪念碑的高度、底座厚度，到占地面积等相关数据，都寄寓了设计者的深刻含义。其中，碑高9.9米，是指此碑在“陆军第九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”原址上所修建；底座厚度1.938米，即说明陆军第九十九军的建军及其奔赴抗战前线的年份为1938年。占地面积的119.38平方米，则告白后人，在民族生死存亡攸关时刻，连同九十九军将士在内的中华儿女，义无反顾，奔赴抗日战场，浴血奋战，前仆后继，是他们下定“尺地寸草，不能放弃”的决心，用血肉之躯，终于将日寇铁蹄赶出国门！

吴宗慈在《庐山续志稿》中也存录了原碑的修建经过及其规模：“陆军第九十九军辖六十、九二、九九、一九七四师。抗战以来，先后参加淞沪、鲁南、武汉、桂南及第一、二、三次长沙与常德、长衡各会战。或沥血孤营，或横尸敌阵，前仆后继，视死如归。胜利之后，该军军长梁汉明暨师长黄保德、艾瑗、朱志席等共同决议建筑纪念碑一座于庐山。经报请上峰批准，选定碑址于小天池。该碑高三十英尺(0.3048米/英尺)，碑座四方，碑身三角，上刻……题字二十八幅及碑记。另于后端三百英尺处建筑烈士台一所，内供烈士牌位。路边入口处立牌坊一座。三十五年(1946年)四月开工，九月完成，用款一千一百万元(旧币)”。

与《庐山抗战纪念碑修建始末》牌相对应的，还另立一块大小相仿的由时任九十九军军长梁汉明亲自撰写，与副军长甘清池、参谋长梁为焯、师长黄保德、艾瑗、朱志席同立的《碑文》，即碑志牌。碑志引经据典，从礼制开篇，到立碑意义收笔，文情并茂，一气呵成。先是追记了“本军先后所辖六十、九二、九九、一九七四师之众，奉命驰驱，转战南北，先后参加淞沪、鲁南、鄂南、南浔、桂南、长沙三次会战，及常德、长衡会战诸役”等抗战历程。再现了全体将士舍生忘死，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：“威能尽死以成仁，舍身以取义。身经百战，躬冒矢石，出生入死，前仆后继，血溅沙场，膏涂原野……终战役也，本军壮烈牺牲者逾数万。”接着，对为国捐躯的将士，尤其是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无名烈士给予了高度评价：“诸先烈之尽力于国家民族，功已成矣，责已完矣，仁已至矣，义已尽矣！诚如国父所云：‘我死则国生矣，死且重于泰山。’不愧为知生以知死，知死乃为义死，是为不死。其死者暂聚之形，而生者浩然之气，灵爽不昧，常充乎两间。其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忘，唯我先烈当之。”

“易水萧萧，壮士之魂不返；岳云黯黯，先轸之缘未归。思欲陈其梗概，叙彼平生，而又不克审其详，恐贻挂一漏万之愆。而慨

乎英雄之无名也，然唯其无名，无以为名，昭乎日月，不足为明；萃乎泰山，不足为高；巍乎天地，不足为容也！兹当胜利复员之日，抚念首功，追铭伟绩，汉明等率全军将士建碑于斯，期诸先烈之丰功盛烈与庐山并峙不朽。俾后之瞻仰者将闻风起，有以激发义烈，淬励忠贞，而知所向，意在斯坎！谨泐丹而为之志。”这是碑志的结束语，情真意切，至诚至尊，表明了立碑、树坊和修建灵台的意义之所在。

于今，时虽过，而境未迁，品读此志，不仅令人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，更加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，也被作者梁汉明身为一员战将却兼备高超的文才而肃然起敬。

梁汉明，字少辛，号星海，广东省茂名市信宜人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出生于镇隆镇大水坡村一个家学渊源深厚的书香之家。父亲梁树熊，清朝秀才，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与高州(今茂名市)六县开明乡绅创办高州中学堂，担任监学和国文教师，后加入同盟会。1911年武昌起义后，梁树熊协助林云陔领导高州起义反政成功，林云陔任高州军政分府都督，梁树熊任分府民政长，转任孙中山总统府机要秘书，后历任茂名、鹤山、德庆等县县长之职。梁汉明自幼受教于父，后考入广州私立圣心中学读书，开始接受西式教育。毕业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一期。扎实的国学功底，加上很早就显露出超常的军事才华，在黄埔及粤军圈内素以儒雅而称羨。

1924年6月，梁汉明被黄埔军官学校录取为第一期正取生。1925年，作为学生军参加了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，任排长。在战斗中带领全排战士冲锋陷阵，遇险不惊，初显军事才华。北伐战争中，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师任排长，参加了汀泗桥、贺胜桥著名战役。又随军参加了攻取武昌城的攻坚战，率领战士冲锋在前。战斗中以胆略见称，遂由排长升任连长，不久再提拔为营长。1927年，调任江苏盐务缉私局，年底，调任驻无锡盐务缉私局第七营营长。

1928年2月，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，电告各省设置绥靖公署，整理与建立地方自卫武装。同年四月，安徽省绥靖公署成立，不久成立省安保处。1930年，梁汉明任安徽省保安处第一团团长。1933年转任第37军第九十二师第五四七团团长。1936年，第九十二师由三团制扩编为两旅四团制，升任第九十二师第二七四旅旅长。

抗战爆发后，升任第九十二师副师长，随部参加台儿庄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著名战役，屡立战功。1938年8月因功升任第九十二师师长。武汉失守后，第九十二师撤守通城西南天岳关一线，先后参加九岭阻击战，通城县争夺战等重要战役。

1938年6月，为加强对遵义警备和湘黔公路护路军事力量，以第9军第九十九师为基础，扩编组建第99军，下辖第九十九师，直属军委会管辖。1939年春，37军调第九十二师、32军第一百四十二师改隶99军。梁汉明作为第九十二师师长，率部奉命从湖南湘潭移师广西参与桂南会战，与日军开始了昆仑关争夺战，同年12月29日，第99军和第5军向昆仑关发起正面总攻，日军凭借地形及装备优势，掘险顽抗。第5军凭借机械优势，向守敌发起猛攻，第99军则凭全体抱着与敌血战到底的决心，以血肉之躯，发

起连续进攻，战斗空前惨烈，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。至31日，终于取得了昆仑关大捷。

随后，回师潇湘，率部参与长沙历次会战。1942年2月4日，在第三次长沙大会战中，配合友军由西北向西南，击溃长沙方面之敌；7日，又在李家段、新开市和神鼎山截击日军第九旅团，激战至次日，取得歼敌大部战果。梁汉明也因长沙会战有功，于1943年升任99军副军长，旋升中将军长，驻防湖南益阳。

是时，日军急欲西进，倾巢而出，并吸取前三次会战失败教训，第四次会战改用重兵东西夹击方法，动用20万兵力，猛扑长沙。梁汉明率部负责湘阴江防与沅江湖防之守备任务，转战千里，阻止日军南下，完成了阻敌任务。

长沙会战结束后，梁汉明又率部参加常德战役和长衡战役，均取得重大战果。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下旬，梁汉明奉命率99军从湖南移驻江西九江受降，并接替新三军防务。其间，在庐山小天池修建“陆军第九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”。

梁汉明自1937年8月参加淞沪会战以来，转战南北，身经百战，屡立战功。先后荣获甲种一等奖章、云麾奖章、忠勤勋章、胜利勋章等7枚。

1946年3月，99军调防江阴。5月，99军改为整编六十九师，梁汉明任中将师长。不久，奉命率部参与苏中战役。华中野战军在司令员粟裕指挥下，以“七战七捷”的辉煌战绩，将六十九师打得一败再败，溃不成军。梁汉明也黯然解职，调任国防部中将军议。1947年薛岳任广东省主席，梁汉明应邀担任广东省第二保安师师长，驻扎广九铁路沿线。1949年10月，梁汉明携家移居香港，1953年迁居台湾。自后，虽海峡两隔，却隔不断对故乡的牵挂，对当年那段血火岁月刻骨铭心的回忆。

“在抗战中，余任九十二师师长时，先后有十二个补充团的新兵调来，每团多则1200人，少亦700多人，个个都是父母最疼爱的儿子，而到了前方参战，大多数为国伤亡。据余回忆，抗战八年中，我军官兵在前线阵亡的共达一万零四百余人之多。想到此种天伦之爱，午夜思之，余不禁潸然泪下也！”这是1991年梁汉明将军从台湾给堂侄梁伯彦的书信。当时，他已年近90高龄，距委任九十二师师长的1938年也有53年，每当夜阑人静之时，他回忆的不是当年驰骋沙场，战功显赫的荣耀；而潸然泪下的是，无数先烈献出了年轻生命，多少父母失去爱子的悲壮场景。

“万水争流出海洋，千山雄立属华疆。共和五族永安乐，一统河山世富强。”这是他赠给陈燕茂的一首诗。陈燕茂为他的部属，曾任99军副参谋长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广东省政协第四、第五届委员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。昔日，大敌当前，两人并肩对日作战，如今，虽海隔两地，厮守相望，但是初心不改，那就是：“共和五族永安乐，一统河山世富强”！全诗起承转合，字里行间，无不彰显出一位老将军在垂暮之年的家国情怀。

梁汉明，博学多才，除军事才华外，还擅长诗赋文章，写得一手好字。尤其是晚年，以诗书自娱。1996年2月，在台湾逝世，享年96岁。有《八十述怀诗集》等著作传世。